

# 猎人与公主

郭尔罗斯传说及相关研究

Lierenyugongzhu

王迅 编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猪人与公立  
贾芝题



上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贾芝先生题写书名



上 与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学者贾芝先生合影（1981）



上 与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曹保明先生合影，左二为外国学者斯达波（1993）



上 参加世界民俗学术研讨会，与美国民俗学会秘书长沙龙·斯托布先生亲切交谈。右一为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夏映月女士（1993）



上 研讨会上，聆听各国学者演讲。会上，笔者也发表了论文《中国东部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考略》（1993）



上 蒙古国作家代表团访华，团长拉旺·苏伦先生为前郭尔罗斯文联题辞（1991）



上 与作家苏赫巴鲁先生合作编著《蒙古族风俗志》完稿后，在书房合影（1989）



上出席国家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民族文化遗产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合影。  
笔者在会上作了《坚持群众性采风，坚持重点挖掘》的发言（1985）



上 前郭尔斯文联、文化馆与吉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吉林省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师生联合采风合影（1960）



上 1981年3月卡伦店靴子庙(福王庙)遗址留影。此次采风写成文史报告《清孝庄皇太后父母碑为什么建在郭尔罗斯》，为其后建“孝庄祖陵陈列馆”提供了历史依据。左二为县文化局副局长唐舜，左三为民间文艺家特木尔巴根 (1981)



上 白城(金上京会宁府)采风  
(1994)



上 风雨同舟的老妻宋亚芹七十寿辰 (2001)



上 群众性采风三十载，几分辛苦，几分收获，汇辑《乡卷》30卷，编印《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前郭尔罗斯卷》2卷、《前郭尔罗斯民间文艺资料丛书》10集（1988）



上 参加《吉林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会议合影（2004）

## 王迅与郭尔罗斯文化（代序）

●曹保明

王迅多年的工作成果《猎人与公主——郭尔罗斯传说及相关研究》就要结集成三卷本出版了，这不禁使我从心底产生出一种深深的敬意，我也仿佛又看到这位勤劳的东北民族民间文化学者仍然不知辛劳地奔走在北方的土地上，踏查在嫩科尔沁草原和前郭尔罗斯大地上，把一本接一本的美好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精神成果奉献给他所热爱的土地和人民。这是一种贡献，也是一个学者对生活的深深的爱。

王迅对东北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投入得比较早，大约开始于50年代。直至今天，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档案里还存放着一张珍贵的老照片，那时他刚刚进入文艺领域，不熟悉的人很难从那一张张稚嫩的脸盘儿中认出他来，岁月无情地将50年的光阴一忽抛在历史车轮之后，记录其脚步的是一位东北地域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学者的诞生。

一个地区被概括出“文化”特征，就必须有一批学者，为之献身，为之努力；前郭尔罗斯文化的被提出、概括和形成，王迅就是构建者之一。其实，郭尔罗斯文化在北方的民族文化中带有典型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郭尔罗斯不但处

于东北亚地区的中枢位置，作为民族文化它又有自己的特征和形态，它是民族与地域相融合又保持了一种原色文化形态的重要文化类别。王迅在提出这个问题的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前期的成果《郭尔罗斯考略》中说道，郭尔罗斯是一处真正古老文化遗存之地，考古发现远在一万多年前的旧石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此生存，处于今查干湖北岸穆家乡青山头第三层的白色粉砂层中，至今保留有明显的人类骨化石和哺乳动物的化石。郭尔罗斯又是圣母阿阑豁阿的故乡，而阿阑豁阿的第八代孙合不勒是蒙古第一位合汗，其第十二代孙就是建立横跨欧亚大陆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13世纪，蒙古汗国成吉思汗铁木真不仅完成了蒙古部落的统一，也使他的兄弟们一个一个变得出类拔萃，其中成吉思汗的二弟哈萨尔，终年和哥哥南征北战被誉为除魔大王和一代神弓，成为郭尔罗斯草原上人们永不忘却的人物。历史到了天命九年（1624年），郭尔罗斯前旗旗祖固穆及其长兄布木巴随科尔沁台吉奥巴一同归附后金，由于多次派兵随同努尔哈赤皇太极出征有功，后被封为辅国公，他的第十一世孙齐默特色木丕勒，被人称为末代旗王。

历史上，前郭尔罗斯又是一处多民族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女真、契丹、锡伯、夫余都曾在此生存繁衍。这个地区，不但最早地产生了农耕文化，并很快地接受了农耕的技术；而它的渔猎文化更是丰富和古老。契丹语的“春捺钵”就记述了辽王到这一带从事渔猎活动的事项。而出任第三十

四任打牲乌拉衙门总管乌音保之父赵云生在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以71岁的高龄出任伯都讷（今松原）副督统。

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一齐构成了郭尔罗斯文化的形态，也使这一区域文化形成自己独具的特征和复杂的形态，是真正的多元性和复合性。真正敢于组合和研究郭尔罗斯文化的人必须具备多种知识和文化功能，而且，学者要必不可少地具备和国际接轨的田野人文考察和踏查的能力和科学手段，这一切素质，王迅在长久的研究实践中默默地、实实在在地践行着，并养成了他朴实和求实、求真的学风。把考古历史研究同田野人文踏查结合起来的成果是一种充实丰富而极具科学性的成果，这一点，王迅做得早，做得实。这从他早期的大量民族民间文化作品《罕王的传说》《鲤鱼泪》《猎人与公主》《镇服蟒古斯》以及《蒙古族风俗志》《松江夜话》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诸多作品既具民族性和地域性，又具有重要的地域文化的写实特征。这都是他多年从事田野人文考察的结果。

田野人文学者的考察成果往往具有重要的科学性，这已是被近代人文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所认证了的一件事情，这类成果不断出现在王迅的研究文章中。他的《郭尔罗斯始祖传说》《黑马敖包》《黑帝庙的传说》以及《兄弟大战蟒古斯》等等，可以和郭尔罗斯的真实历史一同构成郭尔罗斯文化形态。

站在现代文明发达的新世纪回首人类数千年的文化史，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创造的所有丰厚的文化其实都是由物质的、有形的和非物质的、口头的等各种不同存在形态所构成的一种有机整体，它们都是人类全部创造力、想像力和智慧与劳动的结晶，在文化价值上，它们应居于同类地位。王迅就把这两种文化分布和探研得很好，很合理。他一开始就从民族民间文化入手去研究历史，并以田野人文的科学手法去从事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这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十分科学和重要。这方面的观点的成功和重要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对“嫩江风情”等一大批民俗文化研究和调查的作品上。

风俗是人类心底的文化，它的可信度因为实用而沉淀在人们的生存形态中。他的一大批这类的成果如《安代舞的传说》《博的由来》《蛇语》《招福会》和《诺恩吉雅》把处于嫩江流域和松花江南沿西岸的民族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和草原芳香的作品，其实已无声地构建了郭尔罗斯文学和文化的特征形态，并将其固定在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上。

郭尔罗斯文化呈现出自己的完整性和立体性，这也是王迅所为之努力的结果。事实上，只有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融合在一起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而在许多时候，当物质文化遭到自然或人为的破坏而逐渐消失的时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起到了传接人们记忆，连接生存断痕的重要作用，而非物质文化又是人们最难于捕捉的文化类别，也是近代人类文化学者开始注重的一种文化类别。可惜的是，许

多地域和民族文化区域，这种文化没有被很好地记录并保存下来，在这一点上，王迅却先行一步，他的重要的功绩恰恰在于他很好地很完整地搜集、保留、贮存了大量的郭尔罗斯民族民间文化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因此使得它对郭尔罗斯文化的研究厚重有力。

当人们触摸到郭尔罗斯文化的具体形态，人们也就可以感受到东北文化的基本厚度；而东北文化，正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的和典型的类别，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王迅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用自己朴实的脚步去丈量着人类漫长而久远的文化史的历程，并在这个历程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这是一种珍贵的印记。我想，人们不会忘记他，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2004年11月11日于长春

（曹保明先生为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 目 录

王迅与郭尔罗斯文化（代序） ..... 曹保明

## 卷一 流传于郭尔罗斯的蒙古族民间传说、故事

郭尔罗斯始祖传说二则	3	1
郭尔罗斯人出山	5	
黑马敖包的传说	7	
黑帝庙传说之一	10	
黑帝庙传说之二	12	
黑龙江、嫩江、查干湖的传说	15	
松花江的传说	18	
龙泉	24	
靴子庙的传说	30	
库里碑的传说	32	
阿拉根和金发姑娘 ——库里莲花泡的传说	34	

目  
录